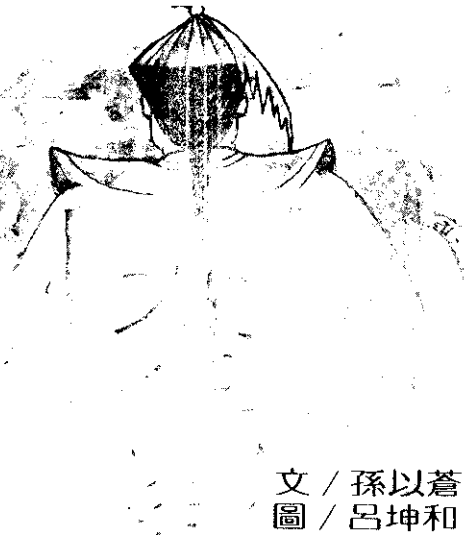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嘉義王鐵槍



文 / 孫以蒼  
圖 / 呂坤和

前清嘉慶年間，臺灣練武的人沒有不曉得王鐵槍的。王鐵槍原名得祿，嘉義人。自幼生得身材碩壯，骨力過人。性好習武，遍訪全臺，尋求名師指點，練就一身好功夫。雙手持一根點鋼槍，舞動起來風雨不透。藝成回嘉開了一所國術館，遠近慕名前來學藝的絡繹不絕。不過他訂了一個奇怪的規矩，凡能單手舉起五十斤重的石鎖，走十步開外者，方收之為徒。故門下學子，個個力大體健，武藝超羣。

某日，有一書生模樣的年青人，信步來至武館前。此時正值武館演練時分，王得祿親自到場督導大羣學生練功，但見刀光閃閃，槍影密密，拳腳翻飛，鞭鏈交擊，聲勢端的驚人！那書生看罷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這種虛話有其表的莊稼把式，唬唬鄉下人嘛，還可以用啊！」眾學徒聽了，氣得直瞪眼，圍上去就想揍人。王得祿伸手一攔道：「不可魯莽。」轉臉問書生道：「兄臺既出此言，想必精通武功，如蒙不棄，就請露兩手讓大夥兒見識見識。」

書生道：「一個人練沒什麼意思。找對人陪嘛，可惜此地又沒人夠格。」

王得祿修養再好，也不禁動了肝火，臉一沉道：「兄弟王

得祿，外號人稱王鐵槍，今天有幸得會高人，不知配不配跟閣下玩玩。」

「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鐵槍呀，失敬失敬。不過雖說是玩玩的，但刀槍無眼，萬一傷着閣下，豈不毀了兄臺半世的英名？」書生輕蔑的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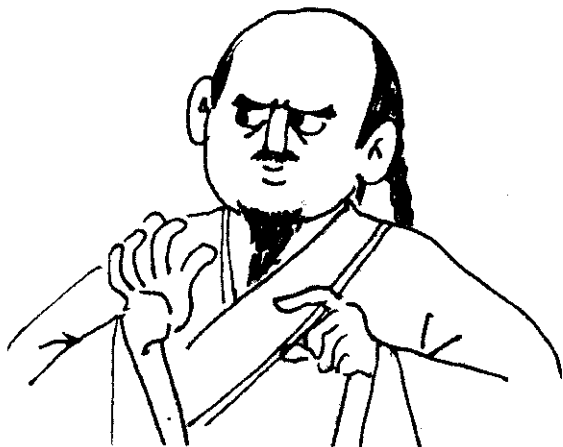
「閣下儘管放手施為，如若兄弟輸了，那只怕兄弟學藝不精，怨不得閣下。」王得祿強忍怒火禮貌的道。

此時，弟子們已把五十斤重的點鋼槍，抬到王得祿面前。王得祿抓起鐵槍，賣弄的舞動一番，那槍看起來簡直輕如燈草。然後一抱拳喝聲「請。」

書生也不再謙讓，漫不經心的撩起長衫，從腰帶中抽出一把五寸長短的小劍，那劍鐵銹斑斑，上刻古文，似好久都未曾用過。橫劍當胸道：「王老師請。」

心恨書生存心找茬，王得祿一開始便使出看家本領，有意要挫辱書生一下。但見鐵槍起處，如朵朵梨花，片片瑞雪，叫人目不暇接。可是那書生也非弱者，寶劍雖短，身法卻奇，任憑王得祿槍法十分猛銳，仍休想傷他分毫。

兩人走了十來個回合，書生



如果兄弟輸了，那只好怪兄弟學藝不精，怨不得閣下。

突然大喝一聲「着！」！小劍壓住槍桿，他猛的一用力，小劍猶如削甘蔗皮一樣，將鐵槍從槍尖向槍尾削去三分厚的——層鐵皮，而且沿槍桿迅速的直向王得祿執槍的雙手削去。王得祿大吃一驚！連忙撒手丟槍，躍身後退，總算保住了一雙手。

書生哈哈大笑，轉身就走。王得祿大叫道：「尊駕請留步，王某願拜尊駕為師。」

「我不夠資格做你的師父，但由此入山一百里必有奇遇。」書生回頭丟下這句話，很快地便消失於樹叢之中。

王得祿自不肯錯過機緣。一路緊追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並且腹中飢餓難忍。他顧不了許多，依舊覓路前進，連夜奔入山區。兩百多年前的中央山脈，連條小徑也難找。

王得祿跋涉了一天，疲困難耐，進退維谷。忽聞水聲淙淙，乃循聲走去，發現一條小溪，便用手捧點水解渴。驀地，烏雲四合，雷聲隆隆，傾盆大雨如潑如注。幸好不遠處有個山洞，他立刻躲到裏面避雨。

洞外風狂雨驟，遠處豹吼熊嘶，洞內暗如墨染，枯寂、恐怖、悽迷。環境遭遇若此，怎不令人人心焦？但王得祿巴望得到奇遇，倒也泰然處之。意外地洞底閃出一線火光，王得祿大喜，循洞深入探尋究竟。

「來人可是王得祿師弟嗎？」一聽就知道是那書生的聲音。「是我。是我。」王得祿欣慰的答應。話剛落音，一盞紗燈已引導着書生從洞深處走來。王得祿正待說什麼，書生搶先道：「快跟我來，師父等着你呢。」

洞愈走愈寬，藉着微弱的燈光，王得祿發現洞底石榻上端坐着一位長髮垂地的，相貌古怪的老道人。一望便知世外異士。在

書生的示意下，他急忙跪地拜謁。老人道：「王得祿。我派人查訪過，知道你是個將才。所以纔教徒弟領你到這來。不過你要知道，習武的目的在強身報國，而非好勇鬥狠。如今



意外的，洞底閃出一線火光。

海疆不靖，水寇肆虐，荼毒生靈，你願意保鄉衛民，上替國家分憂，下替萬民除害嗎？」

「弟子願意，只求恩師栽培。」王得祿誠懇叩頭道。

於是老道人乃收王得祿為徒。一年後不僅學了身非凡的武藝，也學會了三韜六略陣法兵書。藝成回鄉，此時臺灣沿海已被水寇蹂躪得殘破不堪。鄉長們見王得祿回來，啼訴海寇的暴虐。

王得祿聞言大怒，率領鄉民追向海邊。恰值海寇飽掠之後，揚帆欲去。王得祿大喝一聲，飛身躍上賊船，鐵槍起處，羣盜紛紛落海。幾百名海賊被他一人殺得七零八落。鄉民們見狀，蜂擁直前，吶喊助威，也奪回了不少失去的財物。王得祿一戰成名，清廷禮聘為將，其後積功升至提督。死後諡號「太保」。至今嘉義有個太保鄉，就是紀念這位一代名將的。